

蘿

摩

亭

札

記

蘿摩亭札記卷四

徐溝喬松年鈔撮

錢竹汀養新錄曰說文解義首句有連大文篆字讀者如昧字下爽旦明也當是昧爽旦明也離字下黃倉庚也當是離黃倉庚也參字下商星也當是參商星也離黃一讀顧寧人參商一讀未察其故是以譏許公釋參爲商星殊不知參商是連文爲二句星也乃釋義爲一句此解新而確所舉尙有舛蠶布也湫隘下也腠嘉善肉也燧燧侯表也詁訓故言也類癡不聰明也數條又按偃字下佺也當連大文曰偃佺也蔓茅亦當連大文讀曰蔓茅也

蘿蔭亭札記 卷四

說文訓伐曰人持戈也訓戍亦曰人持戈也戍當訓人荷戈
龍龕手鑑於戍字注云從人荷戈疑說文戍字之持戈是大
徐誤改 說文皿部盞黍稷在器以祀者太平御覽引作黍
稷之器以祀者御覽是也說文在字誤耳 說文趨字趨
久也久是父字之誤廣韻玉篇可証
汗簡中有引顏黃門說文之語黃門謂顏之推也豈之推亦
有說文耶

段懋堂曰說文璵赤玉也當是赤玉也承上文玨字璆字玉
也故此字曰赤玉也詩中璵字極多傳注無一處訓赤王者
故雪賦有林挺璵樹之語惟陸德明張守節皆見誤字說文

以爲赤玉致雪賦蒙譏實不爾也近人王筠曰赤玉是美玉之訛赤之古文爲𤟎與美相似說更勝於段解

余按詩木瓜瓊瑤左傳瓊弁皆無赤玉之解弁下且曰亦玉也蓋對玉纓而言李善注雪賦瓊亦玉也瓊樹恐誤也亦玉兩字本不誤而以爲瓊樹恐誤則亦玉二字當作赤玉方合語意然予所見文選宋刊明刻凡三本皆是亦玉非赤玉余疑善注本只亦玉也一句後人耳食妄增瓊樹恐誤也一句於其下

說文偶桐人也當是相人之譌見玉篇及中庸注國策鮑彪注相人有二義一謂象人土偶木偶是也一讀平聲相目

以人乃成偶也則匹偶之謂

少時讀仲子有文在手曰魯夫人心疑夫人二字或可成文
魯字筆畫繁多詎能成文於手耶後知古文魯作𠂔乃悟手
文或能如是

說文𠂔妓皆訓婦人小物不知爲何物陳詩庭謂是舄下複
著之物蓋以屐推之於妓以躡履推之於𠂔也詩有屢舞𠂔
𠂔之語

說文於玟字曰火齊玫瑰也其字從文不從𠂔禮記璫玟亦
是此字集韻兼列兩字以玟音文以玟音枚然說文有玟無
玟後人遂以集韻玟字之音繫於玟下誤矣

道書摩利支天支从支音撲非支也

六書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轉注之義釋者雖多而終不得其解戴東原曰轉注卽是互訓此語簡而切當從其說

聞兩士相對當是兩手相對

孫淵如說

說文人部但字下解云襦也衣部袒字下解云衣縫解也是漢時但襦不作袒襦晉書有但馬謂馬之不鞍者意與人之不衣相類猶用古義

說文旁字引司馬相如曰淮南宋蔡舞旁喻此定是凡將篇句明嘉靖本如此汲古刻本則舞字上增一謫字剜補之

迹顯而易見新刻小徐繫傳亦有譌字且錯謂是上林賦之
文愚按上林賦乃巴渝宋蔡淮南干遮非此語也蓋然倘忘
司馬相如作凡將遂以上林當之又妄增譌字毛刻解字初
本不誤其後見繫傳從而增改轉爲誤矣康熙字典所引亦
無譌字

顏氏家訓謂蒼頡訓詁反稗爲道賣反娃爲於乖戰國策音
別爲免穆天子傳音諫爲間說文音戛爲棘讀皿爲孟字林
音看爲口甘反音伸爲辛集韻以成仍宏登合作兩韻爲奇
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以系音并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
丞此類甚廣必須考校 按稗在集韻讀旁卦切又步化切

是當讀作罷也今人皆讀作敗作薄邁切卽之推所讀通實反也洪武正韻從之 集韻娃讀於佳切與於乖反尙相近刖之音免殆因免可讀問而致然蓋讀免爲問因以爲刖音也 諫讀作間固不誤此間謂間斷之間非中間之間也 戛讀作棘皿讀作猛許君自注余謂勝於後世之反切不可因後人讀戛爲夾讀皿爲閔而斥許君爲非 以系音羿誠誤今無此讀讀乘若承雖誤而今頗有作此讀者

家訓璵璠之璠音煩江南則音藩岐山之岐音奇江南則音祇神祇祇北人多以舉莒與矩同呼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

矩必不同呼

集韻璠附袁切藩甫煩切是兩字異音然今人讀此兩字則作一音藩亦作蕃作蕃則音附袁切是藩之作甫煩切本爲難通岐祇二字皆是巨支切而謂讀岐爲奇則不可曉舉莒皆居許切矩俱雨切故謂其音不同然今人讀此三字則作二音無能差別謂莒是開口呼未審厥旨

家訓又謂耶者未定之詞天耶地耶是耶非耶之類北人呼爲也字誤矣按今世北方鄉曲之士尚有讀耶爲也者

戴東原曰魏孫炎叔然

樂安人康成弟子

勅立反語顏之推家訓陸

德明釋文史記正義皆言之而後人乃謂出於僧神珙反紐

圖乃珙所作

圖附玉篇末

其自叙曰昔沈約創立紐字之圖又言

唐有陽寧公釋處忠撰元和韵譜是珙爲晚唐人遠在休文之後乃世目珙爲北魏人陋矣然珙圖尙無字母之說惟五音尙論列字四十類於今所謂三十六字母者亦附玉篇末指爲珙撰也至玉海乃有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溫撰其人又在珙後凡中唐以前之書有反音者皆孫炎之學非神珙守溫之學也珙溫之學行而人不知孫矣或謂玉篇所載神珙序乃後人僞託珙實在前當再考之

丁杰曰華嚴字母橫讀之四十二字字母也縱讀之十四字韵部也隋書經籍志謂之婆羅門書以十四字書一切音此

書本單行後散入華嚴而以華嚴字母名矣單行橫讀則母異韻同琅然可聽散入各卷則或三母或四母有縱無橫韻異而聲不諧母同而口易踰矣亦可以守溫之三十六母分配之

錢竹汀曰漢末孫叔然搆立翻語晉人以釋西域釋氏之言釋氏竊爲已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而忘也

楊升菴曰榮與融同音後人讀作榮誤入庚中引淮南榮與窮叶越絕榮與終叶

斗字古與府忝叶周禮注設斗供其饗鬯斗音主愚謂當讀如堵字耳

有鷺雉鴟鷺今讀如禡戴東原曰釋文鷺音以水反仍讀如
唯廣韵誤認以水爲以小收入三十小韵中且改爲以沼反
乃大誤也

銅陽

漢書地理志

孟康注曰銅音紂紅反乃廣韵誤讀音紂斷句

遂讀爲紂而收入四十四有真可怪也

谷風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不叶韵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或者古人讀怨亦可作入聲耶

孟字依切韵在映韵莫更切其音近於命然舉世皆讀如夢
說文云東方之孟陽氣萌動此則與動叶而讀如夢矣

守溫之三十六母本以收聲非爲韵設

錢維城與東原書

東得與蒸通耕青清不得與蒸登通東得與江通陽不得與

江通侵亦不得與蒸登通蕭得與尤通真諄臻文殷魂不得

與侵通亦不與耕青清通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南本音讀作泥心切穆如清風以慰其心風本

音讀作方金切

皆不煩改叶

肱弓同音戴東原說

愚嘗謂四聲分配五音乃天然對待宮爲上平商爲下平徵

爲上羽爲去角爲入但苦無依據未敢自信後見紀容舒唐

韵考引徐景安樂書所言正同乃自喜有先得我心者

皋繇之繇讀作遙人知之鍾繇之繇亦當讀作遙人或不察

也世說庾翼謂鍾會曰何以望君遙遙不至蓋以其父諱戲

之可見爾時正讀爲遙也

過秦論周最李注引字林曰最才勾切

旂說文曰從斤聲自當讀如斤或如芹詩小雅言觀其旂與庭燎有輝叶魯頌言觀其旂與薄采其芹叶可證也陸德明釋文誤音爲渠希切遂沿誤至今

塤箎以喻兄弟樂器亦多矣何獨取此爲喻耶張萱曰凡樂一器自爲五聲如宮磬鳴則徵磬和不籍他器獨塤箎二器共成五音塤爲宮而箎之徵和塤爲商而箎之羽和此所以喻兄弟也

輕經兩字多有當讀作去聲者人恒忽之

楊用修謂膚如凝脂之凝當作仄聲讀厯引詩詞爲證

說文𠂔晉人或以廣隊楚人𠂔之杜林以爲騏驎字騏驎之語殊不可解祁文端曰驎當是𠂔之訛𠂔古文弁字杜林謂𠂔字借作騏弁之𠂔此解極確刻本有作麒麟者尤誤宋人皆講學問而不講事功獨歐陽公善於決事蓋自作夷陵令以來深知讀書不解事之弊蘇氏言事皆亶亶可聽宜爲歐公所賞

柳子厚文字雄視百代而言有極迂者其時令論疑月令非聖言謂毋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豈必在於孟春毋作淫巧以蕩上心豈必在於季春豈非孟春便可變天道絕地理亂人紀非季春即可作淫巧耶此亦如虎頭之癡矣又

謂管子四維言禮義廉恥不如言仁義且於管子言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又疑之而謂義若絕則廉與恥亦不存何其拘牽字句乃至於是古人文字但期不悖於道不似後世字梳而句櫛之且諸子此例亦夥矣奚可泥執耶

隨園詩話謂古無志書類書三都兩京一出而紙貴者直是家置一編當類書郡志讀耳近人謂三都賦序明言稽之地圖驗之方志笑隨園迷於目睫然隨園之語是詞不達意若言是吳淑事類賦之先聲故人爭願先睹則得之矣但亦只可以言三都若兩京則體大思精不在比事也

蘿摩亭札記

卷四

八

李于鱗謂王少伯之秦時明月爲唐人絕句壓卷王元美則推王子羽之蒲萄美酒王貽上則推王摩詰之渭城李太白之白帝王少伯之奉帚王之渙之黃河詩人之高下不繫乎此宜沈歸愚譏爲旗亭優伶語然就數詩論之終當以白帝黃河兩篇爲勝渭城次之餘非其匹

太白之烏栖曲詞超而意深烏夜啼則詞俗而意淺賀季真所謂可泣鬼神者定是烏栖曲或以烏夜啼當之真大妄謬近見選家且有取烏夜啼而去烏栖曲者盲人豈可與道黑白哉

沈存中筆談譏杜詩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爲

不合事理然詩人之言惟意所至固不必拘於尺寸作算博士耳

杜老推重庾子山然庾不及杜李謫仙推重謝元暉然謝不及李

建安以後惟鮑明遠可稱作者其高才健筆固嶄然出羣杜老以擬太白其氣骨誠相類也宋人謂俊逸鮑參軍一本作豪邁尤爲切當

王介甫曰詩爲寺言此誠得作詩之旨自南宋以來詩格日降卑靡瑣冗有著戲謔趨之者動訾介甫之言且爲之詞曰頌不如雅雅不如風何可以寺言釋詩不知風詩固亦采之

輶軒用之宴享又何非寺言也夫子論詩舉禽獸草木而先以興觀羣怨誠萬世定論蓋氣骨詞藻兩不可缺若近時自託晚唐或如小兒之學駢儷或如村嫗之話米鹽而欲命爲詩人其亦風雅埽地哉 元遺山論詩曰諱學金陵猶自可却將何罪廢歐梅斯言允矣

元白並稱元不及白溫李並稱溫不及李蘇黃並稱黃不及蘇白真切元瑣碎而已李峻整溫綺麗而已蘇豪縱黃木強而已

李昌谷詩餽飮成文無復義味觀其篇題當著議論者卽無一句可采則知其中無所得矣昔人目爲鬼仙儕之太白真

是過譽其才正當在溫岐之下耳溫有文藻猶能以意馭之
李不能也

李杜亦多率意語在作者本屬戲筆以代話耳後人貪於博
收遂登於集晚唐以後專務此體謬矣

俚語不可爲詩腐語亦不可爲詩晚唐多俚語南宋人乃兼
之

今世有好爲古詩者流俗或譏爲優孟衣冠譬如三館鈔胥
自矜其作字之工轉嗤善大篆者爲摹倣依傍有識者其許
之乎

清平調三章第一章是言明皇悼念武惠如第二章是言惠

妃旣殂幸有楊妃代之雲雨巫山枉斷腸謂惠妃借問漢宮
誰得似乃謂楊妃第三章乃全謂楊妃而解釋春風無限恨
仍挽到悼亡之意若以三章皆指楊則枉斷腸釋春恨語皆
隔膜而羣玉山頭瑤臺月下近於捉迷藏矣

清平調曰飛燕倚新妝宮中行樂詞又曰飛燕在昭陽有意
耶無意耶宜爲妃所憾也妃以壽王妃爲帝妃此外卻無穢
跡金錢洗祿兒雜說家言不足爲據然太白詩中雪譏一篇
乃詆爲淫昏而指目食其嫪毐且曰如或妄談昊天是殛則
妃豈有如赤鳳來之歌耶

西清詩話載蘇子瞻譽王介甫句云積李分縞夜崇蘭兮炫

晝謂屈宋歿後曠千載乃見此介甫曰非子瞻見誤自負亦如此然未嘗與俗子道也按此誠耳食之論是句淺薄不足稱介甫優處固不在此

古詩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信謂倅使也杜詩有使卽寄書無使長迴首正襲其語乃注杜者或謂上使字讀去聲作使人解下使字讀上聲作使令解大誤

韋穀才調集格卑詞陋七律內如妻是九重天子女身爲一品令公孫七絕內如莫學二郎吟太苦年纔三十鬢成霜無端鬪草輸鄰女更被拈將金步搖等句惡劣不堪此等選本彼時風尚所趨譬猶今人選時文阿世好耳得漁洋簡汰乃

可讀

趙士麒官泰州州同有詠舜陵絕句帝子昔南巡

云

王漁

洋極賞之山右詩鈔載其詩數篇皆卑淺不足道乃知片言

單句固不足定優劣也

趙是晉人漁洋誤記爲秦人

近人施姓注元遺山詩刻之惟取中州等集畧爲詮次詩中
之人於時事尙多闕畧其註釋故實尤爲疏陋又論箕山詩
降衷均義稟四句均爲腐語染宋人習氣可以刪去論雪香
亭詩金水河頭好墓田改唐人山光爲河頭無味按降衷四
句必得有此一段氣力排拏若竟刪去接落便不合法且此
等語是少陵宗派非宋人所能到金水句原寫亡國之感不

在瑣瑣字句亦非襲唐人舊調此君可謂妄論惟纂年譜一卷差有功耳聞翁覃溪亦纂有遺山年譜惜未得見

蘭亭詩嘗疑其何故皆寥寥短篇今按柳誠懸題云今各裁其佳句而題之亦古人斷章之義乃知非全詩特誠懸所節取爾 右軍爲四言之序孫興公爲五言之序誠懸於四言五言詩皆裁而掇之

體如山上雪題作白頭吟無所依據蓋宋人黃鶴杜詩注誤以此爲卓文君作也 如玉臺新詠太平御覽皆無此文

昔有霍家奴玉臺新詠作霍家姝 董嬌嬈玉臺新詠藝文類聚皆作嬌嬈 嬈字音乃小切無平音毛晃增入宵韵非

古也

樂府解題玉臺新詠皆以盤中詩爲傳休奕作至嚴羽乃以爲蘇伯玉妻不知何據

岑之敬烏栖曲明月二八照花新當鑪十五晚留賓回睥百萬橫自橫 原詞只前兩句載在樂府解題後一句乃楊升菴妄增題作當鑪曲詩紀誤取之後人皆夢夢矣

遼相李儼作黃菊賦遼主題其後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翦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近日有刻遼詩者未知收入否

詩見老學菴筆記

近有閩人張際亮號亨父明有詩人張滄州亦字亨父

世傳李太白憶秦娥二詞相傳得於鼎州滄水驛樓殆晚唐
人附會爲之不足信也

姜南墨畚錢鋪載廣東李文彬過揚州詩云三十年前記此
過皆春樓下駐行窩十千一斗金盤露二八雙鬟玉樹歌自
昔瓊花祠后土於今荆棘卧銅駝江都門外王孫草怨入東
風綠更多無錫王俊民過揚州詩云華屋珠簾十萬家春風
吹盡舊繁華留連野色惟殘蝶酬答江聲有亂蛙明月樓前
沽美酒蕃釐觀裏看瓊花我來漫憶曾游處立盡斜陽一難
嗟此是明初人詩爾時揚州雖亦遭兵尙非至酷若見今日
揚州不知當作何語

有朝鮮使臣以詩見貽用封字作仄聲予以爲疑其人以其國詩韵相示封字果兼收入仄韵余終以中國前賢未用爲仄聲海外讀字未足爲據後讀庾子山詩徒勞看蟻封無事祀靈星則固讀爲仄聲前人竟未論及又竹林千戶封柑橘萬頭奴似亦作仄聲讀

賈浪仙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僕誠不解佳處安在賈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園秋僕更不解此兩語何爲三年方得也

傅元詩鶴五氣所補鼈四足所支鶴氣不知所出

王介甫謂李太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此不

能變也至於杜老則發揚歛抑疾徐縱橫無施不可蓋緒密而思深非淺近所能窺斯其所以光掩前人後來無繼歐陽文忠謂杜之於李得其一節而精彊過之 僕謂兩說皆稍偏不若以杜爲詩聖李爲詩仙其論爲平以學養論杜優於李以才氣論李優於杜杜之精詣猶可學而能李由天縱不可學而企也

詩有作意深求而轉失其意者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只謂竇馬奪真馬之寵耳乃解云圉人太僕知念先帝肅宗不能詩中那有此意

稱名好喚雞蘇佛迴味宜稱橄欖仙是蘇子瞻詩然陶穀清

異錄列爲陶鑒詩但以稱名兩字爲生涼耳鑒則在蘇公之前矣

杜之秋興八首李之清平詞三首予深所不解近讀田山薑集亦謂三十年來不辨其佳處安在

蘇公牡丹詩一朵妖紅翠欲流翠謂鮮明乃蜀之俗語非翠色也宋人謂蜀中染紅經久不渝至今猶然

緯略亦言之

蘇詩羅趙前頭且炫書 韻語陽秋書之不工者曰羅趙按晉衛恒四體書勢曰張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謂崔瑗杜實羅叔景趙元嗣 叔景名暉元嗣名襲羅趙兩人列庾肩吾書品爲中下與陸機王洽陶宏景同品

龐德公於忽操乃宋王逢源所擬作

名廣陵先生集

程大昌考古編曰代以樂毅論爲王右軍正書第一陶隱居之啟梁武帝乃曰心疑近摹而不敢輕言今時果謂爲梁世模本梁晉相去絕近旣不以爲真則誠僞矣

快雪時晴帖愚以爲直是松雪所作非右軍真迹

飲馬長城窟行青青河畔草一詩五臣注以爲征夫之婦懷夫之作其注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曰婦人在家不知夫之信息雖有親戚皆入門而自愛誰肯相爲訪問而言者乎注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曰自夫所來者遺我雙鯉魚命家釐殺而開之遂得夫書此兩解皆於情有未安蓋泥於飲

馬長城必爲征戍而作故爲此解亦自覺婦人有兒不韻改
爲家童安有家童而目爲兒者愚謂樂府詩不必皆如本題
如後世填詞但取其律調不定賦本意也此詩蓋託朋友以
思君之詞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借羣婦競媚於夫喻羣
臣競結於君而不爲同僚作計也客從遠方來乃謂友人贈
我書以彼之念我正見我之念彼也他詩多以夫婦喻君臣
此獨以朋友作喻耳漢詩尙不易解况三百篇乎 枯桑知
天風雨句五臣曰知謂豈知也枯桑無枝不知天風海水不
凍不知天寒李善曰枯桑無枝尙知天風海水廣大尙知天
寒李善之語精於五臣遠矣說詩當以李善此意爲法

潘正叔贈潘安仁詩通體對句

潘安仁悼亡詩獨無李氏靈任彥升哭范雲詩何時見范侯
六朝雖文勝猶有此拙語後人則不爾也

崔融代皇太子因太平公主下嫁進食表稱伏見臣妹太平
公主妾李令月嘉辰降嬪公族妾李二字一何贅乎

洪容齋曰杜詩天永秋雲薄今誤作天水愚按此句今作天
際

白樂天有夜聞歌者一詩在琵琶行之前

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又名羅敷豔歌歷述美人顏貌穠麗
被服藻采雀翹瓊佩而中有濯足洛水之語古人臨流濯素

足蓋不以爲嫌

石季倫思歸引序曰尋覽樂篇有思歸引此曲有絃無歌有絃無歌卽笙詩之有其義亡其辭也

六朝談名理以老莊爲宗貴於齊死生忘得喪王逸少蘭亭序謂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有惜時悲逝之意非彼時之所貴也故文選棄而不取後人乃疑絲竹管絃連用爲詞句之類不知絲竹管絃連用前乎逸少已有之所見抑何隘也

孫楚詩莫大於殤子老彭猶爲天此詩極拙而昭明收入選中可見棄取之所在矣

宋書樂志七哀詩四句一解共七解此七哀所以命名歟

魏文帝登山遠望篇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

見初學記飛龍篇

忽逢二童顏色鮮好說者乃以橋順二子當之不知何據或且謂二子服飛龍藥致仙蓋因飛龍篇而傳會之也

王摩詰詩境高淡殊不類其爲人正如潘安仁解作閑居賦而實躁競

白香山固有近雅之詩特好爲淺近語以動時俗殆近於爲新聲以悅婦人者

蘇詩得力是從昌黎化出雄深雅健獨出冠時至其流宕飄逸者亦只是有意炫動流俗不足尙也顧至今讀蘇詩者仍

多忽其至美而以不美爲美故遺山嘖其門無功臣

漁洋茹古之力極深其寢饋於漢魏六朝旣久乃能脫窠臼而標神韻非可以空疏舛陋爲之者儉腹子搔頭弄姿便以爲漁洋法乳在是去之遠矣

袁子才詩爲通人所詬病此亦是故爲折楊皇荂之曲以傾下里之聽貶節干譽意與樂天正同但求諧於俗耳不顧乖於雅音然此兩君非不能爲雅音就其集中擇十許篇不落凡猥之作朗朗可誦世之學兩公者大抵無一篇可采 趙雲松譏袁如通天老狐時時露尾誠肖其狀然袁是故作此態非欲匿而不能

陳白沙摹杜酷肖然并其蕪累詞句亦力摹之則成詭擬符也

劉長卿在中唐最爲傑出賈浪仙直是浪得詩名

鍾譚敗壞風氣卽如袁子才鼓動流俗皆詩教罪人幸世不乏知詩者力遏其流披猖尙未甚久其箴近稍息矣

翁覃溪王蘭泉兩先生金石之學皆極博而翁尤精予見其跋一漢殘石楊本是漢劉梁碑可辨者二十餘字有博覽春秋字又有百人字似是言弟子百人也銘有云國之裔兮旁大刻三年辛酉翁云是光和三年也此石爲人穿作門礎

梁見

後漢儒林傳

翁有兩漢金石記此石未列入記中

唐人碑版婦人書者絕少惟石壁寺鐵彌勒頌是房嶙妻高氏書行書在交城縣

于奕正天下金石志蒲州有黃旛綽書唐明皇霓裳羽衣曲碑今不知存否

金石萃編載劉氏經幢前刻尊勝陀羅尼後乃贊曰彭城夫人母儀欽則王蘭泉謂劉氏不應自贊當是其子造幢歸美於其母余謂幢末有女尼妙口之名此尼無識妄爲劉氏作贊耳

代國長公主碑陪葬橋陵孝也王蘭泉云凡書碑之例皆云葬於某原禮也此云孝也與諸碑例別愚按此因陪葬橋陵

故云孝也若他碑用之則舛矣

孔紆墓誌娶京兆韋氏山東清甲家也王蘭泉不得其解愚按清甲謂清門甲族耳

記金石者言隋羅君墓誌君名靖而其父亦名靖父子同名爲不可曉

見洪客齋隨筆

或乃引夷羌父子同名者以爲証余終疑

中國初無此事雲麓漫鈔云碑乃其子紹嗣善佐所立其三代就紹嗣善佐而言文中之父名靖者卽墓誌之名靖者蓋其文拙故爾非靖之父又名靖也得此釋然符載自作妻墓誌而稱孤子因方持母服乍讀之亦可訝正與此相類凡碑帖必得全文乃可據以爲斷若只半文或展轉抄寫則

疑益滋疑 舊揭賢於新揭固矣然僻地僻碑初揭時工人
鑿不精揭或不全數十年後得良工揭之所得之字或倍於
前榻此理亦不可不知

顏氏家訓所載秦權銘其詞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
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縮法度量刪不蠶歎
疑者皆壹明之凡四十字此拓本予見之諦審歎疑之歎蓋
是嫌字其女旁在右耳

漢碑臚出錢者姓名目之曰義士今之出錢施僧徒者刻石
以志則曰信士宋太宗諱義或自宋改此稱乎

陶淵明季子贊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觀此語則季子十字

碑其傳已遠

鍾繇戎路帖載古刻叢鈔

平津館叢書有之

其有戎路兼行一語者

乃賀捷表非戎路帖

見續古文苑

瘞鶴銘或以爲王逸少或以爲陶隱居或以爲顧況或以爲皮日休謂是王陶兩公者定誤矣爲顧爲皮尙難決也

近人李君云瘞鶴銘是陶隱居撰其弟子孫文昭書見寶刻叢編未知信否當再考之 近吳子苾學士所刻叢編闕揚州一卷

秦中時有隋唐墓志出土而作僞者亦多書皆拙字極妍秀頗行於世人謂是顯南雅通政少年時

蘿蔭亭札記卷五

徐溝喬松年鈔

紀文達筆記載介學士贈詩有鸚鵡新班之語未知出處按鸚鵡班見元遺山詩

今俗方春繪春牛像鬻之牛旁芒神像爲一童子名之曰忙兒極爲可咲五代史補羅隱譏宋忙兒不放牛何名忙兒是此語亦古

京師無賴有譚名李逵者取梁山灤盜名也因憶後漢書有李逵與許劭同里

先醫廟從祀列伊尹初未知何據繼乃知出於墨子然墨子

乃設爲喻言若傳說和羹之意非謂伊尹真能醫也呂氏春秋亦有伊尹湯劑之語此似割烹之意亦非謂醫

俗以釧爲錫字當作銳見歐陽文忠奏事錄韓黷兒事

唐人謂之

院關

陶淵明讀山海經詩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宋人謂俗本

訛作形天無干歲蓋傳寫之誤

錢竹汀云唐等慈寺碑

在

縣有云念形天之魂久淪長夜疑山經竟是形天後人轉爲

天耳 予按此說近理刑天形天皆可解天字則不可解也

若錢說是則宋本形天兩字不誤矣

周必大二老詩話謂形天二字不誤

周禮肆長注卽今行頭

陶令閑情賦謂防閑其情繁主簿定情篇謂止定其情定者止令

不動之意皆抑情之意人誤以閑爲閒適之閑又誤以唐明皇釵

鈿定情作此定情大乖原義張平子有定情賦卽繁詩意

萬姓統譜紕陋特甚齊明兒良是兩人也乃以齊明兒爲一

人名隋將張須陁乃截去張字以須爲姓其後又有取之爲

尙友錄者年代舛誤或以劉宋爲趙宋以郭周爲宇文周以

宇文爲三代尤可笑門姓內既收門文愛文姓內又列文門愛誤甚

今潁州府潁上縣志謂管仲產於其地蓋據史記管夷吾潁

上人也但史記所謂潁上非今之潁上今之潁上在春秋時

爲胡子國在漢爲慎縣史公所謂潁上但謂潁水之旁非地

名也如太公望則曰東海上人也亦是海濱之意潁水有原
有委相距千餘里今之潁上潁水之委仲所產地當在潁之
上流定爲鄭人樂史太平寰宇記列仲於潁州人物引史記
之文蓋亦忘潁上縣名乃隋所置不應以證史記又於青州
人物亦列仲則又疑以爲齊人矣在太平寰宇記當列於許
州乃爲得之 莊君械曰管仲姬姓韋昭國語注自是管叔之後
故管城在鄭州境亦與潁水相近可斷爲今之鄭州人斯言
允矣

俗書鳳皇皇字作鳳絕無所據蓋避皇王之皇姑仿鳳字之
形而臆造之耳然鳳字乃鳥上加凡今鳳字只加几雖仿亦

誤也此字若避皇王之皇當書作鷁字

劉聰作鷁儀殿

元孚貌短而禿宇文泰於酒垆上加帽戲之孚見之乃曰吾兄弟輩何爲竊入王家因持酒歸泰大咲此事類書或作阮孚大誤

泰身未卽帝位記此事或記爲文帝讀者不察將以爲君之戲臣

尙書之尙並無平音媿鄭錄夢溪筆談皆言讀平聲者之非蓋爾時土音如此讀也今學人乃有讀爲常以示異者誤矣惟周禮橐人下注若今尙書陸德明釋文音常又時亮反此德明之誤

子張學干祿學是問字之訛

史記可証

好學近乎知學亦問字之

訛

漢書公孫宏傳可証曹交乃鄒君弟非曹君弟

曹亡已久

山徑之蹊

間徑當作𡵚

法言可証

皆李子文先生說

子文名雲章大興人子名嘉端者官安徽巡撫

任昉辭奪禮啟李注則引作子張學干祿唐時已作學矣

隋文帝惡隨字从走改爲隋文人譏其不識字蓋是本非走而隋字說文訓爲裂肉更不祥也桂未谷云隋之訓爲裂肉於義無徵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作列肉亦費解此正當是烈肉蓋說文古文柴字从隋省作積柴者積柴加牲而燔之詩曰載燔載烈傳謂貫之加於火曰烈桂公此語乃得隋字之正解

鸚鵡本从母三國志注引鳥名鸚母未聞鸚父至狄仁傑對武后曰鸚者陛下之姓則字又从武揣其从武似因从鸚而

變然則本从母耶从母耶

軍中司饋餉者謂之糧臺人或稱之曰楮臺蓋因說文解精字曰糧故謂糧爲精然精自是祭神之精米非尋常糧米也不知許祭酒此解本自何書

古人杜撰之陋說而流爲丹青者如足下之解爲晉文公之歎介子推也不借之解爲鳳子之草履不肯借人也律令之解爲雷部推車鬼也

不借按釋名言其賤易各自有之不待假借於人

春秋運斗樞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禮含文嘉以虛戲燧人神農爲三皇尙書大傳以燧人備天道伏羲備人道神農

備地道爲三皇

見風俗通

是知天皇地皇人皇之說爲謬言也

焦弱侯筆乘謂揚子雲未及仕於新莽之朝班史誣之全謝山折其不然愚按全氏之說是焦氏之說非也子雲作甘泉賦在成帝永始四年至天鳳五年則三十餘年以班史贊中謂雄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至天鳳五年正七十餘年謂其卒時七十一歲於事理實近若焦氏則亦據班贊內王音奇其文雅召爲門下史以爲音秉政當在建始之初雄是時四十餘自建始至五鳳又七十餘年則子雲當在百歲外班旣謂子雲壽七十一則莽僭位時子雲已早死矣而未思王音於陽朔元年方爲侍中建始初年豈得開府召士卽以陽朔

元年計之至天鳳五年亦不過四十二年耳班史之文本明
不煩曲爲之說至桓譚新論謂子雲作甘泉賦夢腸出明日
遂卒是子雲一賦甘泉卽死將羽獵河東皆非所作並不得
有七十一年之壽是詎可引以爲證哉 法言篇末謂漢興
二百一十年未有若漢公之懿者此是元始五年方在頌莽
其去莽之襲漢亦不過三年 愚按子雲仕莽不煩曲爲之
諱班史之意謂如劉歆輩以文人而附會符命子雲乃獨不
然恬淡自守不營求進取爲已加人數等蓋古人論人恕後
儒論人苛如蘇武窮荒十九年一世詫爲奇節然居然與胡
婦生子而爲單于牧羊特不肯爲其臣耳後儒論此猶以爲

遺憾在彼時則祇有推重而絕無苛求也子雲事亦如此班
史與朱子綱目各行所見不必爲子雲回護亦不須力詆之
也 狄梁公反周爲唐報國之忠爲後世所共信然以前明
氣節之士處之則必不肯爲必上書指斥痛詆爲武后所殺
乃爲忠然而所成者小矣 新莽時王浩王嘉弃其官見李
業傳此固高出子雲之上又胡剛解衣冠懸府門而去薛方
逢萌莽徵不至

新序謂孟獻子得二士曰顏回茲無靈孟獻子去顏子爲時
絕遠此殆寓言茲無靈或是茲無還之族

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有披裘負薪者季子令取彼金披裘

者瞋目拂手而責季子此事固荒忽不可信然爲此言者意謂季子令彼薪者取此遺金以自贍非謂季子欲取此金而令薪者代爲之役也論衡辨之曰季子必出有前後車有附從旣不恥取金何不使左右而煩披裘者是以爲季子欲自取其金也大誤矣

晉語妹喜與伊尹比而亡夏姬已與膠鬲比而亡殷褒姒與虢石父比而亡周以伊尹膠鬲與虢石父並論誠所未解

夏侯太初樂毅論曰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毅傳無此語且以文義度之當指惠王乃曰昭王誤甚

王伯厚謂御史大夫嚴延年女爲昌邑王妻袁子才謂是執

金吾嚴延年之女當再考之一字次屬昌邑王妻十六人

有嚴羅紉

卽延年女也

紉與敷同音當是彼時女子美稱或名羅

紉或名羅敷香祖筆記引馬永卿之語曰李西臺小詞中書羅敷爲羅紉不知何故蓋阮亭亦未悟羅紉爲羅紉之誤而羅敷可寫作羅紉也特秦羅敷與嚴羅紉固是兩人耳

泰山無字碑前人謂碑文在內而外加石函予謂此是祭時爲之主耳非碑也

道家所謂急急如律令是漢時文牘結語如今之劄到毋違張道陵二十四治治民治神皆用此語耳

李小湖通政好雲樓集謂應劭風俗通有孟蘭盆之語予檢之不得豈所見本不同耶然孟蘭盆恐非漢魏所有

句讀二字讀字讀如逗見於集韻按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投注引說文曰投與逗通逗止也句之所止也則今之所謂句讀者當作句投而音逗袁簡齋說又按周禮天官小宰官正注鄭司農讀火絕之戚讀如本音徐音豆然此仍是誦讀之義非謂半句也

今士子所祀之魁星當作奎星論者又謂天官書奎亦不主文事不觀孝經援神契乎援神契曰奎主文章倉頡仿象宋均注曰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倉頡視而作書此奎主

文章之證且今之陟清華掇巍科者必取辦於楷書則士之祀奎星尤其宜也

援神契又謂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弼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

妄人或以俚鄙之詞託爲名人所作後人或信而收入全集李太白集中僞託者最多尤可詫者撥開白雲見青天四句因思有人刻東坡雜文列猪肉頌有爛煮熟時他自美之語酒肉正堪作對或者曰李好酒坡嗜肉當獲此惡文字之報然坡公屢言蔬食之樂非嗜肉者

穆字或讀作謬或讀作穆或讀作謬之平聲無妙字音也今

姓氏之繆皆讀爲妙於古無徵正字通云繆姓讀若妙非古音也然則明世已讀作妙矣 哈字讀鄂合切蓋入聲也萬姓統譜列哈姓九蟹則讀如海字今北人讀作孩瓦切與萬姓統譜又不同

雒陽之雒從各從佳魚祭謂漢人忌水作雒乃後人謂佳名二字台文大誤 博物志亦謂漢忌水從各從佳魏土德不復忌水

宋元人謂猛獸爲忽律此正是毅字見爾雅

或謂俗謂飲曰喝此字有所本否曰淮南子一哈水而甘苦辨矣當是此哈字

或謂俗寫搽字有此字否曰此當作塗字耳塗有茶音凡塗金塗粉皆當讀如茶也

俗寫之歪字當作𠂔說文口戾不正也唐韻在十三佳

𠂔字流俗作叫呼解按揚子狄牙能𠂔不能齊不齊之口注𠂔嘗其味也蘇子瞻洞酌亭詩用之

今俗謂有力曰有勁凡挽強弓輒論其若干勁矣按列子孔

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卽作力解

亦見淮南子

濟甯太白酒樓有太白與任城賀令兩像詢賀令之名或以四明狂客對非也賀監未嘗爲任城令此賀令太白集有之而逸其名 杭堇浦謂太白與孔巢父等飲於任城則任城

之樓當爲六逸作

李陽冰之冰向讀疑字錢竹汀云其兄字堅冰則皆當作冰霜之冰

孔子夫人相承作并官氏錢竹汀據漢韓勅禮器碑宋祥符追封詔元至順冊封詔之上石者皆爲并官以爲凡刊本作并者皆誤

今俗謂皐色曰立青而謂皐之兼紺者曰天青誤也皐之兼紺者正當名爲立青立乃赤黑色立烏是也俗又謂之燕尾青則近之矣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封膜周時人善畫殊不知所出後檢穆

天子傳云封膜畫於河水之陽以爲殷人主則膜畫乃是人名封之於河陽與畫無涉字且作畫不作畫也蓋張彥遠誤讀而因以謬解耳 拾遺記曰烈裔工畫名畫記漢魏善畫者列諸葛亮不知何據

可兒可人六朝人通用蓋兒字古讀聲近泥人字江南人讀近甯泥甯雙聲故人與兒通用

蟹之將糖躁擾彌甚嘗疑蟹未可以糖漬老學菴筆記云唐以後始有沙糖唐以前皆飴糖若糖蟹糖薑則皆糟耳理或然也

孫奕示兒編曰魏相漢書不音不可作去聲讀劉更生漢書

不音不可作平聲讀愚意不以爲是當再考之

洞簫之洞當讀平聲說文簡通簫也

今大名府古魏州也蓋取左傳魏大名也之語易爲大名然畢萬之魏乃今蒲州之永樂鎮後爲永濟縣若大名之魏乃魏武侯別都與畢萬之始封無涉

袁枚隨園隨筆謂古男子裹足引詩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愚按箋謂如今行膝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此只是今之裹骸非裹脚也隨園乃解之云行而緘足故曰行膝邪而纏之故曰邪幅以爲男子裹脚之證蓋臆造妄說隨園又謂褚師聲子褻而登席出公怒其無禮豈必赤足乃爲有禮蓋

必有邪幅纏足此尤謬言書不云乎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非赤足乎卽稽師聲子韞而登席下文明云臣有疾異於人
若見之君將散之顙是不韞則赤足故恐君見而散也若之
有纏足布則聲子不去韞之罪更無可辭矣又案孔穎達詩
正義謂自足至脛足卽跗也玉篇跗足上也儀禮士喪禮
注跗足上也疏謂脚背也合數則觀之則邪幅在下明是從
足背之上纏至脛不併脚指脚心同纏若脚心則古人謂之
蹠或作跖孔穎達倘注爲足謂蹠方是纏足今明指爲脚跗
豈可便謂纏足耶 少儀祭無跣燕則有之是燕恒跣也
許瀚曰哀矜之矜當作矜而讀若鄰不當讀若兢其說甚疑

然愚不敢信

王伯厚謂韓文公曹王臯碑云搏力勾卒羸越之法勾卒見左傳越王爲左右勾卒哀十七年三月秦之搏力未見所出愚按王翦伐楚投石超距卽所謂搏力矣

衛宏漢儀太史公位丞相上明于文定筆塵曰位者朝著之位如唐宋記注官在人主左右非謂其官在丞相上也

袁枚曰史記龜策傳夸而目巧教爲象郎注引許慎曰象牙郎也象牙郎不知何官愚按郎卽廊字之省文觀下文自見謂以象牙飾廊袁疑爲官名誤矣

周從不畱計昭穆至文王十四世爲穆則文王是穆也武王

有天下追王大王王季太王爲昭王季爲穆文王爲昭武王爲穆則文王又是昭也

趙李相經過或是趙季李款成帝時陽翟大俠見漢書

袁枚曰龍陽君高誘注幸臣鮑彪注幸姬鄭櫻桃世傳男寵十六國春秋謂是女姬愚按鮑彪注龍陽君仍是幸臣吳師道注乃謂是幸姬以魏語觀之當以幸臣爲是幸姬之說非也鄭櫻桃當從十六國春秋爲石虎之后世謂男寵者蓋擬晉書載記石季龍優童鄭櫻桃而言

石鼓有以爲秦文公時作有以爲宇文泰時作汪師韓謂是宣帝時作建德二年二月宣帝爲太子曾獲白鹿於岐州是

以鼓中屢稱鹿又楊柳靈雨皆春景也文內旣稱天子又稱
嗣王天子謂宣帝嗣王謂靜帝當是大象初年侍從之臣追
紀其事而刻鼓耳

開元時得默啜首者郝靈筌也白樂天新樂府折臂翁詩自
注云郝雲岑

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蓋用說苑越使諸發以一枝梅遺
梁王之意

楚辭悲回風施黃棘之枉刺愚按秦楚先盟於黃棘後懷王
再會於武關遂被執必是黃棘之會有失策耳

王右軍父名羲子名獻古羲獻字相通斯亦疏矣

史記越伐吳使習流二千此謂習水耳索隱正義兩說皆非
楊升菴以墨子曰西子之沉其美也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
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謂越沉西施於江以死
隨鴟夷者指伍子胥先盛鴟夷以死今以西施隨子胥也而
謂西子隨范蠡者爲非愚謂越之入西子於吳原欲惑吳而
亡其國今吳旣治矣在西子於越爲有功烏喙雖寡恩亦何
至轉以此罪西子哉升菴之說殊非情理至墨子謂沉其美
者謂晦迹耳鴟夷仍指范少伯

云爾二字古人卽作如此二字解一種二字古人卽作一樣
二字解今人用云爾及一種似與古人稍異

徊徊兩字見五代史王處直傳段徊徊人名

棹楔之制見五代史李自倫傳

五事思曰睿董子作思曰容蓋容與容相似而致誤然董子竟以寬大無不容解之則大誤矣

蔡邕琴操曰楚昭王得珣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李善注盧諶覽古詩引此善曰珣古和字

詩伐木鳥鳴嚶嚶未嘗指爲鶯也唐人則目爲鶯矣張平子東京賦曰睢鳩麗黃關關嚶嚶蓋以關關屬鳩以嚶嚶屬鸛鸛卽鶯也此爲鶯言嚶嚶之始

漸離 司馬彪曰漸離魚名也上林賦鯁說文漸離龍無角

愚按高漸離之名當取此義

財主兩字見夢梁錄

够字見魏都賦

驍門逃軍皆見穀梁

劉達蜀都賦注巴西漢昌縣多野蜂蠶蟻

羽獵賦追天寶李善曰天寶陳寶也引太康記曰秦文公時
陳倉人獵得獸若玃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爲積
而述積而述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爲寶雞得雄者王得雌者
霸愚按積而述之名甚奇大似蒙古語又似海外語太康記
乃晉人所著明刻文選有三本校之皆作積而述定不誤也

史記索隱引列異記作此名爲媼太平御覽雉下引列異記作此名爲蜚或作媼者誤也

楊朴詩數箇胡餅徹骨乾此謂胡餅字義摠畧謂是牛項下垂皮蓋誤解胡字詩句鄙淺不足言亦不煩考證特字義摠畧此解經字典采入故辨之

焦山當作樵山

通典太平寰宇記可證

阮文達辨之甚詳今名之曰焦

而以焦孝然實之孝然是河東人不應隱京口寺中藏宋封勅則目爲焦光更屬無稽且謂三詔不起作三詔亭誠是杜撰故實

甯馨之馨當作𦍋見說文

蔡邕獨斷曰御者進也余以爲不然御當解作用也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也

北俗自稱曰咱蓋方言不典然癸辛雜識已有此語

續集下
二十二

磅唐 見長笛賦

顏氏家訓引風俗通曰高漸離爲人傭保聞有客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今本落去無字遂費解 伎癢字出此史記作俳侗非 射雉賦善注引風俗通與家訓所引正同

孟子之慎子趙岐注名滑釐然戰國有慎子是慎到或疑慎子當名到而字滑釐本文慎子自呼爲滑釐古人未有自稱其字者此不可通或又謂慎子乃禽滑釐之弟子滑釐所不

識蓋謂雖其師亦不謂然也毛西河則直以爲禽滑釐謂慎
是禽字之誤愚按慎子爲禽滑釐弟子記載無之或謂出於
莊子天下篇固無此語

左右佩劍相效不休見唐書而不知唐書又出自何書 周
益公題跋亦有左右佩劍之語則以爲騎墻兩可之意

蘇詩螭蟄碣書作培或疑坡公之誤 按應劭風俗通林麓

京陵邱墟阜培八者平列則培固不誤

晉語壘培並舉

李德林刑獄對曰臯陶之類恒問黃沙郝連楚刑獄對曰罔
犴空虛靡怨黃沙之罪劉藏器往代刑罰是非對曰典午承
曹建黃沙而肅物 黃沙未知出處

左傳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今或誤作疆場然陳後主詩馬革報疆場固已誤矣

壺關三老茂顏師古曰荀悅漢紀云令狐茂漢武故事以爲鄭茂

太平御覽引太公諸書筆之書曰毫毛茂茂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此非周人語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爲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厯博學爲三蒼并訓纂爲四篇

困學記聞

公孫龍字秉莊子曰儒墨楊秉秉謂龍也

父子姓辛卽計然范蠡所師

魯連子曰宿沙翟子善煮鹽

唐制庶人服黃

皮傳 楊子方言強語也漢書張衡傳強相附會也

皇侃論語疏內有印可字鈍根字

接輿 說者謂其迎車而歌故謂之接輿此殆不成語楚詞涉江篇接輿髡首桑扈羸行伍子逢殆兮比干菹醢戰國策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由是觀之接輿確是其名無可疑者若皇甫謐高士傳謂其名陸通則決非春秋時命名之法且陸氏出自田齊當孔子時斷無氏陸者

回回宋人說部無言及者輟耕錄乃言之元楊瑀山居新語
亦有二三處 鎖鑰胡不思

自譚不似

乃回回國中上用之樂

遼人之蕭氏蓋蕭翰之子孫蕭翰或書作小漢契丹人非真
蕭氏也鈞磯立談以爲江南諸蕭之後誤矣

章子所誦三字經兎園冊子也有王相者注之謂是王伯厚
所作宅無所徵淩揚藻鱗勺編云乃南海區適子所撰適子
字正敬宋末人入元不仕見廣州人物傳

羲和主日常儀主月儀可讀俄故訛爲嫦娥而誣以羿妻奔
月然說者又謂羲和是帝俊妻是生十日浴日於扶桑是羲
和亦有婦人之目不獨常儀矣

之說曰此謂簿尉捶撻罪囚俗雜可厭引韓詩云棲身法曹
掾何處事卑賤何況新扞獄敵撈發奸偷以爲證此詩固是
捶囚然杜牧之詩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動勸一語不中治鞭
笞身滿瘡此爲捶囚耶自被捶耶囚之語不可責以中治不
中治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曰吳聲歌曲多以歡儂對舉初以爲歡乃
婦人儂乃男子後讀通典序常稱歡云江南謂情人爲歡乃
恨讀書之寡愚按古詞華山幾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明
是歡爲男子吳君何其鈍也至儂則男女皆可以自稱吳曲
之儂亦皆女子自謂後世女子自稱曰奴卽儂之轉耳

昆蟲 說文蝻字其音如昆本字應作蝻而借昆耳禮記昆蟲未蟄鄭注昆明也不如夏小正傳曰昆衆也

廬郎八米或以爲入采謂八米者十穀得八米爲嘉穀也謂入采者五木之獻玉采白入爲貴

犀首司馬彪以爲魏官名予按國策屢言犀首而史記以題列傳似人名而非官名若是魏官名不得稱魏官於齊策亦不得以官比於人題列傳之卷也國策魏又有犀武當與犀首爲一族殆犀首其名公孫其族衍則其字或犀首爲字亦未可定也司馬彪又舉漢虎牙將軍以例之愚按虎牙將軍當謂畫虎於牙旗如牙門將軍之類非謂虎齒 邱遲與陳

伯之書李注梁有虎牙幢主蘇隆旣以之主幢更知爲牙旗矣孫奭孟子疏謂公孫衍號曰犀首又秦本紀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其爲人名非官名無疑

徐堅初學記載喬道元與天公牋未言何時人宋高似孫緯畧載吳道元與天公牋而以爲宋人是道元乃六朝之宋人也然其氏乃喬與吳不同楊升菴譚苑醍醐曰古有吞道元初學記載其與天公牋今本訛爲查予所見初學記凡三本皆作喬不作吞亦不作查未知升菴所見何本竊意本是喬字訛脫爲吞高似孫所見必是吞字而又疑爲吳字之誤改而作吳耳吞雖亦氏除氏族畧吞景雲外誠不再見也

燥火或謂非蒲藻之藻乃畫火作圓狀耳尙書大傳作燥又曰燥火赤也是燥火乃圓火爲一物非藻與火爲二物也陳希夷河圖見康成大衍注但當名之曰大衍圖或名之曰天地生成圖或名之五行生成圖皆可也特不可指爲天球河圖之圖洛書乃易緯所謂太乙下九宮法也毛西河說韋昭曰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卽張博母也焦仲卿詩曰丈人故嫌遲是嫗亦可稱丈人論語太宰問孔子於子貢以列子証之當是商太宰商卽宋也

鄭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曰八索謂八體以應八卦

也謂乾首坤腹震足巽股離目兌口坎耳艮手左史倚相所讀者豈卽此耶殆易之類矣

今武職有都司之名宋尙書左右司謂之都司見陳叔方穎川語小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是晉亦有春秋楚語申叔時言教太子之法曰教以春秋是楚亦有春秋

晉語鄭人以詹伯爲將軍此將軍之始

晉語曰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康與唐對舉明是封地

同祿之名見於國語或爲之說曰是謂吳同陸終兩人并舉

陸轉爲祿耳此意雖新不可從

賓雀老爵也見呂覽高誘注又見昭七年左傳正義

捻卽斂字王鳴盛說 摩笛之摩亦此字

賁桴土鼓謂以賁草爲桴舊說以土缶爲蒯恐土缶不可以扣也土鼓卽缶之屬耳

八音土器先有土鼓後有塤後世則有擊缶今秦人以桮擊甕樛子能成音節亦土音也樂府雜錄謂唐武宗時有郭道源僖宗時有吳縝皆善擊甕卽秦人之技

宋玉言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孟子舉徵招角招乃宋時樂調有商角羽而無徵謂徵有音而無調予不習樂不解斯理

樂府雜錄曰平聲羽七調上聲角七調去聲宮七調入聲商七調上平聲調爲徵聲商角同用宮逐羽音徵音有其聲無其調

來集之樵書載秦將不見於史者有厲狄見輟耕錄 石固

見紀略

俗稱爲江東王宋賴縣尉傳

屠睢見淮南子 張

璘見瑯環記 柏蘭將軍見名勝志 又謂鎮江辛豐鎮有

廟祀秦辛翼來所見也

武陵漁人名黃道真見武陵記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孫叔敖名饒見廣川書跋赤壁賦中客有吹洞簫者或以爲楊世昌或以爲李委 法苑珠林謂巨靈神名秦供海誕而鄙

矣

齊頃公以婦人笑卻克左傳以爲頃公之母國語無其文但於齊侯來下記卻克之言曰不腆敝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慙御人御人旣曰御人則非母可知

世人指金山下孤石爲郭璞墓殊可笑杜光庭錄異記謂洪州有郭璞墓

宋龔鼎臣東原錄謂世俗謂一錢爲金百金爲一鏹與古不同恩按今世俗之稱與宋又異大抵以銀一兩爲一金若漢時之一金謂一斤也

國策操千金於市高誘注二十兩爲一金

慶唐宮延生觀石刻宋敕內有該部欽此欽遵字殊可駭笑

此與宋孔傳所輯東家雜記載夫子之歌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草閒花滿地愁正堪作對

劉夢得泰娘歌其序謂是韋尚書爲吳郡時所得豈卽韋應
物耶

趙德經上卷道經也下卷德經也陸德明釋文引王輔嗣本
所題如此

唐兼官任兩職者曰兼欠一階者亦曰兼此如今見唐職官

志 其有散官官高於職者曰行之此若今官卑於職者曰守

此若今之凡曰檢校某官者若今之加銜 階卑擬高曰守

升署也 階高擬卑曰行見唐六典宋人曰權曰權發遣曰權主管

顏子早亡然其年當在四十歲外 史記列傳年二十九髮
盡白早死髮盡白是二十九歲之事早死別作一句言其不
壽非謂二十九而死也家語三十二歲而死恐猶非也馬驥
釋史孔子年譜三十九顏子生七十顏子卒本於家語伯魚
之死在顏子之前故知顏子非早夭者或者乃疑鯉死之語
爲夫子假設之詞聖人雖無忌諱何至詛其子早死哉王肅
注家語亦疑三十一歲而死爲有誤 吳枋宜齋野乘謂國
陳蔡時孔子年六十三顏子當三十三歲

告子亡名朱子誤以浩生不害爲告子率注名不害爲毛西
河所譏浩生與告固無涉也趙廣漢傳有浩星賜星與生近

此則恐是不害之裔族耳

許瀚曰博古圖乃王楚所譔楚或書作黼字與黻相似後人又誤認爲王黼撰遂創其名是楚蒙冤幾於宰我作亂曾參殺人

困學紀聞曰文選陳琳爲曹洪書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跂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卽孟子所謂告子歟愚按之於文選注信然集注謂名不害者益見其誤

徐璆傳璆得傳國璽還許上之趙溫謂曰君遭大難猶存此

耶璆曰蘇武不墜七尺之節况此方寸印平觀此語則秦璽不過方寸後之摩刻於書者多廣至四五寸殆自六朝卽失真璽皆仿爲之而大其制耳

宋史樊知古傳知古本名若水字叔清因召見上問之曰卿名出何書對曰唐尙書右丞倪若水亮直臣竊慕之上笑曰可改名知古倪若水實名若冰知古學淺妄引以對人皆笑之按本名若水當作本名若冰倪若水亮直當作倪若冰倪若水實名若冰當作倪若冰實名若水蓋冰水二字互易而差舛蓋倪實名若水不名若冰也

諸子紀事有絕可笑者謂齊桓公背負婦人以朝桓公卽好

色左擁右抱猶可也何取乎背負婦人乎又謂衛靈公與幸姬三人同浴史魚進諫靈公以身蔽之而與史魚語夫魚卽進諫豈卽在君與兩姬其浴之時左右亦無止之者靈公以身蔽兩姬又如小兒惶急之狀焉有是理哉

糜竺以徐州迎昭烈昭烈曰袁公路近在壽州此公四世五公可以州與之孔北海曰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冢中枯骨謂已死之四世五公非詆公路爲枯骨也讀者疑爲斥公路之詞誤矣朱昇曰諸貴人皆恃枯骨見輕亦謂時貴謝其先祖爲達官與此同意

丹鉛錄謂竹書紀年伊尹卒於沃丁之世蓋百有五歲愚按

今本紀年沃丁八年祠保衡而未言伊尹卒於是年其前乃有太甲殺伊尹之文惟帝王世紀沃丁八年卒卒年百有餘歲此蓋仍本於沃丁八年祠保衡之文而爲此說別無所據然於是年立祠非卽死於是年若伊尹死於是年而斷爲一百五歲則伐桀之年尹年七十六是亦如尙父之老而鷹揚疑無此事

司馬彪莊子注曰箕子名胥餘其語蓋本於尸子尸子曰箕子胥餘漆體而爲厲披髮佯狂以此免也愚按胥餘卽胥靡之意謂爲奴耳豈箕子之名哉

武王封比干之墓而鄒陽獄中上書乃謂封比干之後修孕

婦之墓孕婦誠無辜然亦何必爲修墓哉此是古人行文信手掇用故凡子書所述不可據以糾經傳 又按書正義引帝王世紀謂紂剖比干之妻以視其胎亦因孕婦與忠良連舉故爲是妄說

君陳是周公子伯禽弟見坊記鄭注說者以爲周平公韓詩外傳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鍾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豈卽君陳歟

奉道者自稱道民而民有兆民之稱故道士告天自稱小兆桓譚新論龍無尺木不能升天尺木不可解乃解爲龍角上有物名尺木直是望文臆造 余謂尺木當作尺水水木兩

字極易相溷誤水爲木遂不可通試以尺水解之則不煩曲說也 俞理初亦有此論

吾鄉人寄書寄物與人好用捎字人以爲笑王昌齡觀獵詩少年獵得平原兔馬上橫捎意氣歸此可爲用捎字者解嘲莊子有秋駕之語愚按漢樂府房中歌飛龍秋游上天蘇林曰秋飛貌是秋駕之秋亦當作此解

古公亶父古公非其稱也公亶父三字當連文如公劉耳古者昔也猶言昔公亶父不可以古公相連此崔東壁說極允